

新编拍案惊奇

人海风波千丈 世相无奇不有

一

●新编「三言」「二拍」丛书 ●屠地主编·漫评



《新编“三言”“二拍”丛书》序

屠 地

鲁迅翁笔下的世界名人阿Q老先生（按：如果阿Q仍健在，该有100多岁了，故尊曰老），在未庄生于斯，长于斯，用时下时髦的话来说，倍受未庄文化圈的洗礼，后来偶得机会进了三回城，发现城里人有种种可笑处，如“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在拍案惊奇之余，“想：这也是错的，可笑！”（《阿Q正传·第一章序》）其实，不过是老Q先生少见多怪罢了。这种事是常有的，比阿Q大几辈的村姑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屡屡大惊，舌头几乎伸出一尺长！

这里，笔者没有对阿Q、刘姥姥二位老人家有丝毫不敬之意，只是说一种社会现象。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大作家凌濛初先生（1580—1644）就注意到了。他在其名著《拍案惊奇》的序中说：“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这话太对了！大千世界，气象万千，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真是人海风波千丈，世相无奇不有。而普通百姓，囿于一隅，每天只看见自家及邻居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至多从电视、报刊上，得到一些新闻、故事，但比起实际现实生活来，只能

是折光片羽，九牛一毛。

即以我而论，虽年纪一把，端的是吃古人饭的饭碗——研究历史，虽不敢说“皓首穷经”，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终日埋首书堆，在史海里沉浮。尽管像阿Q进过三回县城一样，我也偶得机会，三次去过海外，但仍脱离现实生活太远，深感孤陋寡闻。今年春天，我在新古城漫步，走过石景山区司法局的宣传栏，在“警世通言”的大标题下，看到了社会生活中一些光怪陆离的事实：车祸、赌博、斗殴、偷盗……老实说，这些犯罪现象，司空见惯，没有什么新鲜的；但那“警世通言”四个大字，却使这眼睛一亮，顿有所悟，想起了明末的大文学家冯梦龙（1574—1646）先生及其名著“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凌濛初编著的“二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300多年来，这套话本历久不衰，论其畅销程度，几乎和《三国演义》、《水浒》平分秋色。何以故？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这套通常被视为小说的话本，有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是根据明朝发生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是明朝的纪实文学，以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示了明朝社会各个角落发生的悲喜剧，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这部带有明朝社会档案色彩的大书，不仅极有可读性，也是学者们认识明朝社会的重要依据。

我历来主张文史结合，史学家应当“今古一线牵”。在治史之余，终于编成这套《新编三言、二拍从书》。请注意，我说的是新编，而不是续编。我约请了几位朋友，用史料编纂学的方法，将最近七、八年来报刊上引人入胜、拍案称奇的报导、纪实文学、典型案例等精选、分类、综合，并作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加上读者喜闻乐见的章回小说的标题，意在“旧瓶装新酒”，“重翻杨柳枝”。在每一回书后面，都有我写的评论，因家住石景

山，故曰“石景山人”。我是个粗人，平生难得几回雅，这次也算附庸风雅一回：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我佛山人”身后东施效颦。我写的评论，完全是漫评：想到那，说到那，无非是发感慨，抒愤懑，一会哭，一会笑，东扯西拉，南腔北调。岂敢对读者“谆谆教导”，不过是斥恶扬善，劝人积德。需要说明的是，《新编喻世明言》中有七则评论是才女李颖同志写的，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要特别感谢收入本书各回故事的原作者们，没有他们的辛勤创作，本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敢掠美，每回书后都已注明他们的大名、发表的时间及报刊名称。当然，就不才而论，仍深感拙劣难为有米之炊。编辑此书，我足足化了三个半月时间，但仍未尽人意。除了《新编拍案惊奇》（二）外，所有的章回标题都是我加的，而我对联语、音韵，都是外行，虽挖空心思，却是“赶鸭子上树”，举步维艰，可想而知。只求三分形似，如此而已！

自信这部书不仅富有可读性，可供读者消遣、谈助，给感到太淡的嘴巴，送去干净的盐。而且为今人及后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份相当完备、真实的形象化资料。是否如此？自有今人、后人评说。

切勿当做小说看！本书的每一回，都写的是真人真事。只是有些人物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原作发表时，即用了代号或假名。

此刻，遥望窗外，天色如铅，阴霾沉沉，暴风雪即将来临。回想前几天晚上，还是皓月当空，清辉满地。这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衷心祝福：风雪之后绽春蕾，人间花好月常圆。

1992年11月18日于京西八角村

出版说明

《新编“三言”“二拍”丛书》经主编屠地先生的精心评点、诸位编者的辛勤编选，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正如主编屠地先生在序言中所言，这套丛书得以与读者见面，同样凝聚着众位原作者以及原出版者的心血，不但编者、主编者“不敢掠美”，而且本丛书的出版者也很高兴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故在每书每一章回之后，均注明原作者及所刊出处，以示尊重。本丛书的出版者将向他们支付适当、合理的稿酬，并请中国版权研究会（地址：北京市东四南大街 85 号，邮编：100010）代为转交，敬请原作者与该机构联系。

目

录

第一回	海上猎枭威震大鹏湾 跨国算命梦惊荷叶村	(1)
第二回	大漠追匪十万火急 锦西缉凶舍死忘生	(11)
第三回	爆破专家死于黄弹 钢铁书记葬身青蛙	(32)
第四回	俊男术后成倩女 死囚归来作新郎	(52)
第五回	案套案一袋金镯卷狂澜 巧中巧万元大奖起风波	(73)
第六回	“戴笠股票”云遮雾罩 金融诈骗扑朔迷离	(96)
第七回	张澄江血沃江南 司爱伦生死相依	(110)
第八回	扎火圈死灰复燃 杀人狂凌晨落网	(126)
第九回	气象局雷公得手 “黑三角”险象环生	(143)
第十回	指导员扬眉剑出鞘 检察长一曲正气歌	(161)

目

录

第十一回	大连姑娘漂洋过海 云南少女逃离火坑 (182)
第十二回	洞穴野人并非天外客 法庭窃贼乃是黑煞星 (197)
第十三回	熊姑娘八年不进食 瞎老头一枕皇帝梦 (209)
第十四回	村姑被焚肝肠断 银鸟折翼恨未消 (233)
第十五回	无踪侠原形毕露 运尸车闹市掉头 (244)
第十六回	“关怀小姐”情无价 “末代皇弟”福满楼 (265)
第十七回	恶梦已逝成绝响 孤宝归来佳音传 (279)
第十八回	望家山魂系祷告纸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96)
第十九回	顾洪平遗臭千载 樊洪井长恨百年 (311)

目 录

第廿回	“老莱子”天下征母	(319)
	小张兰救活公爹		
第廿一回	长水流长水泣	(328)
	禁果苦禁果甜		
第廿二回	残酷虐妻天良何在	(338)
	轮奸毁容人面兽心		
第廿三回	四龙欢腾传千里	(352)
	三星闪烁映万家		
第廿四回	喜看死囚成巨贾	(364)
	惊悉股市有亡魂		
第廿五回	袁毒夫灵魂滴血	(379)
	侯贤旦气比长虹		
第廿六回	“西域门神”坚守帕米尔	...	(391)
	“民间大使”出访美利坚		
第廿七回	“蒋门神”抢劫西施犬	(409)
	“李妙算”方言识歹徒		
第廿八回	生死兜了一大圈	(422)
	洒向山乡都是爱		

第一回

海上猎枭威震大鹏湾 跨国算命梦惊荷叶村

世上的某些事，如果放在一起，往往以其巨大反差，形成鲜明的、然而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对比。譬如，永远有一帮人，君子爱财，却取之无道。你看香港的走私犯，驾着“大飞”，正以时速 80 海里（超过 100 公里）的速度，在大鹏湾横冲直撞，而湖南乡间荷叶村的一群男女老少，却组成跨国算命“游击队”，跌跌撞撞，三步并作二步走，在异国他乡流落街头。一个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大飞”，一个是古代蒙昧的产物算命，二者却都是用来实现黄金梦的工具。结果怎么样？不过是春梦一场罢了。

早春的夜，深圳大鹏湾。正当欢度节日的大陆居民还在卡拉OK、舞厅留连忘返之际，浓雾弥漫的海面上，从香港水域方向突然射来几个飞箭般的黑点。片刻间，“图”穷“匕”现，原来是几艘高速走私的摩托快艇，又称“大飞”。

“大飞”借节日为掩护大举出动，自以为得计，正准备向三门岛海面“飞”去。不料风云突变，左右两侧忽地射出几艘高速摩托艇，拦腰一截，当头一棒。一架“大飞”恰被“射中”，卡住了艇舷；另一架“大飞”被围追堵截，走投无

路，艇上的“马仔”干脆跳海逃走。

原来，这是伏击“大飞”的广东九龙海关海上缉私大队，他们就是选择节假日来专候“送礼”者的。查点“礼品”，一架“大飞”上居然装运着一部豪华名牌小轿车，显见得是偷来的；另一架“大飞”上收获更大，居然装有700多部录像机、收录机，私货价值80万元港币。

颇有意思的是，用来伏击“大飞”的秘密武器也是“大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知我们的缉私大队如何与现代化的摩托快艇周旋斗智，就要从一次奇遇说起了。

大鹏湾附近的一座小山，草木葱茏，鲜花盛开。这天，一部乳白色的旅游车绕过丛林，驶至山顶。几个西装革履的“旅游者”下车伊始东张西望。当他们确认四周无人之后，急忙在车顶上拉出一根天线，然后一个个亮出手中的“大哥大”对讲机，对着山下白茫茫的大鹏湾海面呼叫起来。很快，海面上似雨燕低飞，出现了一个个黑点。“小飞”、“中飞”、“大飞”……这联网走私的“指挥中枢”，原来也有设在大陆境内的流动点。

“‘大白鲨’还在窝里。”“‘狼狗’出来了，小心！”这是“大哥大”里的暗号呼叫。所谓“大白鲨”，指的是我海上缉私大队的缉私大船；“狼狗”，则暗指我方的摩托快艇。

香港“私枭”利用俗称“大飞”的高速快艇走私内地的不法活动，始于1989年下半年。当时成群结队的“大飞”，最初集中在夜间活动，后来一度肆无忌惮于光天化日之下，如入无人之境。在走私活动最高峰期间，据香港警方估计，每日经由“大飞”走私入内地的私货，总值超过2000万元港币，如以一年计便高达70亿港币了！

“大飞”之难于对付，主要在于其推进力特大，速度惊人。这种快艇的艇壳一般是香港的船厂制造的，但配备的发动机却是美国海军较先进的推进器，一部机就达 275 马力，颇具爆发力。据说艇壳值 20 万港币，而一部发动机就要 14 万港币。当然，走私快艇一般不会仅配一部（称“小飞”）；配两部，500 马力左右，就是“中飞”；配三部以上，才称得上“大飞”。现时一般的“大飞”，均配有 4 部发动机，上千马力。最先进的则配有 6 部，1650 匹马力，还有雷达、对讲机、双层防弹钢板，真是“武装到牙齿”了。

这样的“大飞”，时速每小时可达 80 海里，超过 100 公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确是来去如“飞”，一般的船艇只能望“尘”莫及。香港至内地水域 50 多海里，来回一趟才一小时多。所以，有的“大飞”一个晚上就走私三四次之多。

如此严峻的局面，显然是对我海上缉私大队的一个严重挑战。

当走私“大飞”最初如蝗虫般出现在海面上时，我们的缉私艇一时曾束手无策。

对手 500 马力甚至上千马力，我们只有 100 至 200 马力，不要说堵截，有时连追都追不上。“私枭”欺我艇无力，公然白日冲关来。在光天化日下，竟故意减慢速度，待我方快艇靠近时，说声“拜拜”，扬长而去。耀武扬威之时，还夹杂着嘲笑的浪声。

这也并非仅一方的困扰，香港警方也深深为之头痛。

我缉私大队负责人刘培基和“猎枭”能手们日思夜想，制定了一个又一个“伏枭”方案。

在“大飞”必经的海面上，大面积铺设渔网，力图“一

网打尽”，可惜飞艇冲力极大，破网而出。又在水路上架设一个个浮标；希望打断“大飞”的螺旋桨，也阻挡不了。大船埋伏，等你掉个头，飞艇早没影了。而且“私枭”们还经常派有“探头船”在前通风报气，更是志在必得。

怎么办？刘大队长突然想起“夺过鞭子揍敌人”这句歌词。过去打日本，斗老蒋，不也是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吗？想办法“活捉”一艘飞艇，就可以以艇制艇了。

缉私大队沉住气等待时机。1989年年底的一天，埋伏的大船从雷达荧光屏上发现有一个可疑的黑点，立即通知十几条小快艇出动。当时我方小快艇仅有90马力，但十几条小“飞鱼”提前到位，居然也把得意忘形的走私飞艇给堵住了。东轰西拦，北扑南追，走私分子乱了套，一头将飞艇冲进了沿江的渔排中，卡住成了“死鱼”。好家伙，真“活捉”了。这是一架装有两部发动机共470马力的“中飞”。

以一捕十，以十捕百，“猎枭计划”打开了局面。在盐田缉私大队基地码头，七八架新近被擒获的“大飞”或“中飞”，艇尾均装有几个印有“VB”字样的黑色发动机，艇头驾驶室则设有双层防弹钢板，艇中还专门设计了各式暗格，分别用来偷运电视机、收录机、录像机等等。“飞贼”虽然现代装备不少，但仍被我手到擒来。

据统计，仅1991年，这里就缴获走私“大飞”“中飞”四五十条，“小飞”100多条，查获私货总值达1400万元人民币。在基地用铁丝网隔开的一个露天仓库里，我们看到一部部轿车和一排排崭新的摩托车，这都是“私枭”用“大飞”载运的“货物”。

今年53岁的邓李强，在大鹏湾的海面上与走私分子整整斗了30个年头，现任201艇艇长，可以说是老猎手了。他

“猎枭”的时机很独特，专门挑选节日前一天，节日后一天，台风前两小时，台风后两小时，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早晨……这实际上是他摸索的“私枭”活动规律。他总结出“勤出”、“静伏”、“选准时机”、“估准航线”、“随机应变”等一套缉私武艺，使机关算尽的走私老手也连连失着。

去年中秋前一天，老邓率兵在海上埋伏，一直到午夜还不见动静。有人性急地说：回去吧，今夜不会有情况了，走私分子也要过中秋嘛！

老邓不动声色：“钓大鱼要有耐性。”

果然，午夜以后风起浪涌，一条香港渔船顶着风浪飞驶而来。201艇立即出动拦截。仔细检查，原来还是条“大鱼”呢，船上藏有“乐声”21英寸彩电130台，价值人民币38万元。

有一段时间，香港“私枭”利用两岸关系走向缓和的微妙时期，雇用台湾渔船运载私货到内地海域，再由大陆走私船到海上接货。邓李强以变对变，将查缉重点放在台湾漁船上，连续查获5艘台湾走私漁船，共截得走私洋烟2000多箱，价值人民币400多万元。

对付现代化的“飞艇走私”，近年来缉私大队也积累了丰富经验。邓李强等猎枭能手针对飞艇“速度快，目标小，航行灵活”的特点，采取了“静伏等待，近距出击，用摩托制服摩托”的战术，一般是用大快艇带上几艘“中飞”“大飞”，选择巧妙地点、时机，中途拦截，射出飞艇，多方位追击，扬我之长，击敌之短。

走私“大飞”自恃装备精良，时常丧心病狂地高速冲关，其驾驶室都配有双层防弹钢板，驾驶员则穿防弹衣，艇上还备有鱼炮、土制汽油弹（啤酒瓶装）及匕首等凶器，有的还

在船头安装一块锋利的角状不锈钢，以准备狗急跳墙时与我方飞艇对撞，来个“同归于尽”。有一次，一架“大飞”装着轿车高速冲关，在危及我安全时，我快艇出击鸣枪警告。走私分子躲在钢板后面，以防弹衣掩护。不料我方采取“斜打”战术以击其尾段，一颗子弹正好击中艇尾机。走私分子魂飞魄散，连忙停机投降，扬起白手帕、白毛巾。

缉私大队有时还和香港水警携手合作，采取联合行动，选择适当时机，一头赶一头堵，共同清理粤港水域。有一次在天快亮时双方发起扫荡，一举查获 5 条走私渔船及十几架“大飞”“中飞”，战果可谓辉煌。

当然，正如大鹏湾的海面一样，有长风破浪，也有浊浪排空，有渔歌晚唱，也有雷暴肆虐。武装到牙齿的私枭们，是一些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他们为了追逐暴利，不惜以“大飞”冲撞追截的缉私快艇，使缉私人员倍添危险。自 1990 年至 1992 年 1 月，仅香港水警就有两位警长殉职，受伤人员多名。而在深圳海防一线，则传颂着一曲悲壮的“1. 10”战歌。

在盐田基地，我们看到被擒获的一艘配有 5 台黑色发动机，达 1375 马力的走私“大飞”。就是这头凶恶的怪兽，在 1991 年 1 月 10 日夜晚，装运着 500 台录像机，以时速 54 海里（相当于 100 公里）的高速冲向我三门岛海面。早已恭候的“707”大艇全力出动捕捉这条大鱼，并射出 900 马力的缉私飞艇与之周旋。探照灯雪亮，警灯闪闪，发出“停航受检”的呼叫。

穷凶极恶的走私“大飞”左冲右突，企图抢道逃跑。我方快艇迎头而上，鸣枪示警。谁料走私歹徒狗急跳墙，竟将船头猛拐 90 度，用配有锋利角钢的尖端，疯狂地撞向我方快艇……

一声巨响，缉私艇闪避不及，被“大飞”撞沉。年轻的缉私战士廖玉添、古伟红以身殉职，汤如荣、刘伟明负伤脱险。

这一事件从大鹏湾到深圳市引起很大反响。人们赞颂缉私勇士的英雄行为，谴责走私歹徒的残暴行径。一些单位和群众在短短十几天中，就捐款十几万元慰问烈士家属。有一封慰问信写道：“他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那绵延起伏的青山便是他的身躯，那汹涌奔腾的大海就是他满腔的热血……”

是的，大海在咆哮，大鹏湾作证！

1992年1月以来，香港水域上来往的走私“大飞”，又从1991年年底的每月12艘次发展到每月数百次之多，马力更劲，速度更快，连香港缉私特遣队也难以追上。而广东海面上的走私活动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已经向汕头、福建、舟山甚至青岛方向转移，而且多利用公海作走私接驳之处。

警号又响，大鹏紧急出动。新的“猎枭计划”又在制定之中。

邵阳县九公桥镇荷叶村，解放前因这里荒芜贫瘠，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走南闯北，抽牌看相、卜凶算吉，成了个算命村。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荷叶村“村粹”复兴，人们开始重操旧业，竞相干起了一副花牌一只鸡走江湖的勾当。村委会、镇政府每年都集中这些“八字”先生、“八字”夫人乃至“八字”小姐办学习班，要求大家安心生产，遵纪守法，并辅之以经济处罚措施，遗憾的是收效甚微。全村现有1908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抽牌看相的就达250余人。这些人中，大到70多岁的耄耋老人，小到10多岁的少男少女，以各种不

同形式自然组合成数十支各具特色各呈异彩的“算命游击队”：爷孙队、父子队、婆媳队、夫妻队、妯娌队……自然，也有的单枪匹马，有的朋辈成行，有的全家三代近10人倾巢出动。算命游击队足迹几乎遍及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全国各地。1989年，村里一个“八字”先生从毗邻云南的M国衣锦还乡，带回好几万元钱。他在闻讯而至的同行们面前大吹大擂，从自己轻而易举的“出国”讲到异国它乡的风土人情，从自己身手不凡的算命传奇讲到如何兑换两国货币，使那些只能在国内折腾的同行们一个个听得两眼放光。自此，荷叶村有了跨国算命游击队。

1990年8月13日凌晨，A，年届四旬的“八字先生”与相约的17位同行，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赶到镇里登上过路班车，开始了他们闯荡M国的历程。

一连两天，他们一边在瑞丽街头巷尾给人抽牌看相，一边向当地人打听越境去M国的办法。

8月22日一大早，他们装着过境赶集的样子，每人提着一个装满衣物的口袋，揣着在瑞丽调换的几百元M国货币，夹杂在过桥的人流中，踏上了M国的土地。

夜幕降临。他们按约换上一身白天买的M国民族服装，然后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趁着夜色向M国腹地前行。三天三夜以后，他们终于走到了距离边境100多公里的M国S镇。

他们找到一家讲华语的店，把越境来到M国的前后经过讲给店主听，请求店主帮助。老店主姓王，来到M国已39年，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听完A的叙述，表示愿意帮助大家。

A立即召拢同伴，跟随王老板来到一家客栈。住宿费还算便宜，每人每晚30元M国卢比（大约相当于人民币3元）。当

天，王老板又通过关系，给他们 18 人办好了 S 镇的临时居留证。

得到王老板的帮助，大家心里踏实了。第二天，他们走上街头，摆开地摊（一块红布），做开了看相生意。

开张宏发。那些华侨对来自祖国的“铁算子”简直奉若神明，出手阔绰。A 让一位华侨抽出张双凤呈祥牌，从其三次大难不死、逢凶化吉说到日后大福大贵，直说得这位华侨连连点头，掏出 500 卢比致谢。

晚上，A 们陆续回到住地，一个个数着钞票，盘算着如何进一步大展宏图。

警察发现 A 设摊算命，把他带进 S 镇警署检查室，并作了审问。A 被关起来，3 天后，A 与 17 名同伴被警察拉上一辆嘎斯车，送到距 S 镇 40 公里的监狱。这正好是他们越境后的第 20 天。

当一名警察宣布他们违反了 M 国的法律，决定对他们处以 6 个月的监禁时，大家一下子全都瘫坐在地下，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最要命的是吃不饱。早晨八点，看守人员用竹篓挑来一些剩饭，倒入几只大木桶里，加上水搅和一阵，便成了粥，每人一碗，不得多要。中晚餐每人每餐定量二两，餐餐吃一些红薯叶、豆叶、萝卜和野菜，谈不上什么油腥。

水土不服是又一件致命的事。大约进狱半个月，18 个人几乎都生了病，有的身上长满了毒疮，有的患了疟疾。患病后得不到治疗，眼看着一个个眼睛下陷，面色蜡黄。后来，E 的身子浮肿起来，“胖”得连衣服都穿不进去。L 患疟疾带着对家人的深深眷念，自然还带着非法越境的悔恨，无可奈何地撒手西去。